

导 言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指导以及哲学理论基础的，而唯物史观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因而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的基础。我们要系统、准确、完整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系统、准确、完整地掌握唯物史观。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没有为我们留下唯物史观的系统的理论形态，这一方面为后人阐述和发挥唯物史观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余地，另一方面也为后人误解甚至曲解、肢解唯物史观提供了可能。这种情形还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有所表现了。比如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资本主义逐步从

自由竞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1890年，德国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家巴尔特在《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中，把唯物史观当作“经济唯物主义”。认为唯物史观只承认经济的自动作用，否定其他历史因素的积极作用。当时德国党内的“青年派”受巴尔特的影响，也模仿巴尔特把唯物史观说成是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唯物主义”被广泛运用并用于指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恩格斯从1890年起，在一系列著作和书信中，对这种误解进行了反驳和批判。在恩格斯逝世后，对唯物史观进行多种解释更成为普遍现象了。

本来，任何伟大的思想，其真理和价值都不可能在某一历史形态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也不可能被某一历史时代的人们给予终极的阐释。这是因为：一方面，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是对人以及世界的客观规律的某种深刻把握和洞见，它包含着超越特定历史时代的相对的人类价值和绝对真理；另一方面，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后人，总是会从特定的也是新颖的需要和视角来解读这些伟大的思想。对于唯物史观这样一种在社会历史观领域实现了最伟大的革命变革的理论就更复如此了。

自从唯物史观诞生以来，它就引起了持久的、广泛的、世界性的争论，各种各样的理解、诠释层出不穷，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都冠以“唯物史观”之名。有人据此认为，有多少个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研究者，就有多少种唯物史观，就如同“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一样。这

种观点反映了一定的客观事实，但却无限地夸大了这一事实。这种观点没有看到，研究者本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尽管对研究的结果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却不可能将研究对象本身的客观属性和特点完全消融。因此我认为，尽管会有多种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但仍然存在着“真正的马克思”。我们研究唯物史观，就必须回到马克思，忠实原著，力求把握马克思的原意。但同时我们又不能拘泥于原著，不局限于马克思对某个问题的这样或那样的具体结论，而应该着意于马克思历史观的精神实质，把它与解答我们的时代问题结合起来。

在诸多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中，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所谓的“正统”观点，这就是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开始并由此流布到原来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此之前，普列汉诺夫曾对唯物史观作过阐释，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既有正确的地方，也有偏差的地方。普列汉诺夫有时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称唯物史观。比如他说：辩证唯物主义，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它“以社会的人的需要，并以在一定时间内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与方法，来解释社会的人的活动”。^①这就抓住了唯物史观最主要的东西。他还说：“行动向辩证唯物主义者说明社会人的理性的历史发展。全部他的实践哲学归结为行动。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人们为了生存，“‘在作用于外间自然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69页。

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这几句话中包含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① 由此出发，普列汉诺夫批判了经济唯物主义。他认为，经济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是不矛盾的，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支配作用，但经济关系本身是人类本性或人类知识的“函数”。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在于指出经济关系对社会历史的决定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经济关系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并因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经济本身需要得到解释，经济关系是结果，是生产力的“功能”。普列汉诺夫提出对经济关系本身进行解释，这就为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开辟了新的思路。但普列汉诺夫却没有在人的实践活动既受动又能动的矛盾中把握问题，而是为了避免唯心主义，进一步地将生产力的发展归结为地理环境因素，认为生产力本身的发展是为地理环境的属性所决定的。这样，普列汉诺夫没有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但却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因推到了人类历史之外，走向了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正因为普列汉诺夫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上出现了如此的偏差，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 17、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区别开来。事实正是如此，他有时直接把孟德斯鸠、霍尔巴赫等人的历史观称为“唯物史观”，而称“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②

1938 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 1 卷，三联书店 1960 年版，第 769、676 页。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238—239 页。

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①唯物史观的这种形态，系统地概括和通俗地论述了唯物史观的若干基本原理，对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斯大林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由于没有充分认识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唯物史观简单地当作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运用”，而且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旧唯物主义的基地上。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与一切过去的唯物主义的共同点，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已经实现了从本体论向方法论的转换，也就是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与过去旧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因此在历史观领域，斯大林更多地强调“唯物”的客观的一面，而忽视了历史主体的能动的、价值选择的一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完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与人无关的神秘过程，历史发展的规律成了在人之外的历史计划。这种理解把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凝固化，剥离了这些规律赖以存在并发生作用的活生生的条件，使之成为离开血肉的干巴巴的骨骼。这样，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成了按既定的规律毫无例外地绝对必然的发展过程。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理解。我国学者在反思这种理论的时候指出：“以往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解释和宣传，存在相当严重的简单化、

公式化倾向，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在不少人那里被简单化为几条公式或模式。^①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那样，其“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②。因此，这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容易造成机械性、片面性。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科学主义思潮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比较接近于这种形态。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继承康德的哲学思想和卢梭的政治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没有任何联系，两者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一般的科学实证方法，他们只重视“经验规律”，认为“经验主体”凭着自己感知的“经验材料”和“经验事实”去归纳“经验规律”。结构主义把历史的演进过程归结为社会中的各种结构及其功能的演进过程，否认人作为自己的自然环境和各种社会结构的创造者、改造者的能动作用。

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对于纠正这种偏向起了很大的作用。卢卡奇更多地注意了历史发展中主体的因素，他说：“人的劳动总是目的论的——它定下目的，而这个目的是选择的结果。因此人的劳动表达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

《哲学研究》记者：《坚持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7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的存在，只表现在使服从物质世界因果规律的客观自然力量运转起来。’^① 主体的意识、主体的选择在卢卡奇那里得到了充分的确认。但是卢卡奇又走了另一极端，他力图建立关于历史的“实践本体论”，他认为，劳动是实践的原始形式和根基，而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劳动。劳动是“最主要的新范畴，因为它把一切都包括在内”。^② 卢卡奇还过分夸大实践（劳动）的重要性，进而导致他把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截然分割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他批评恩格斯违背马克思的意愿，将只从属于社会历史的辩证法强行推广到自然界。因此，我们说，卢卡奇批判经济决定论，批评把唯物史观简单化的错误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过分夸大主观的因素，夸大无产阶级意识的作用，则使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蒙上了一层唯心主义的阴影。

随着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公开发表，在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中涌动着一股寻找真正的、原本的马克思的热潮。西方学者普遍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根”，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而《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不是以《资本论》的作者、风尘仆仆的经济学家的姿态出现的，也不是以革命的无裤党、具有鼓舞力量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出现。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

《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94 页。

《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3 页。

级、政党或派别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息”。^①他们认为，《手稿》比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更加“清楚地展示出隐藏在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后面的人道主义主题”^②。这就是说，西方出现的这股研究马克思的热潮，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这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唯物史观的人本主义形态。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他们强调世界是以人为中心的，认为人的意识、情感、意志（包括价值取向）等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强调人的主观意识，强调人对世界和历史的干预作用和选择、建构功能，主张人类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他们强调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方面，否认客观辩证法，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否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这种观点在国内也有反映，比如在讨论“主体性”问题中，有人把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对立起来，片面夸大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提出没有必然性的偶然性、绝对偶然性的概念；有人把历史规律性和主体能动性、选择性对立起来，过分强调主体对历史发展的选择和建构功能等等。这种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本主义化的做法，实质上是把唯物史观唯心主义化。因为这种观点是用人的动机、情感等主观的东西来说明历史的发展。列宁曾指出：“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

引自《西方学者论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 页。

② 引自《西方学者论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 页。

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①。

另外，在西方，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就是英国的洛温塔尔，他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一书中指出，唯物史观的“这种辩证规律和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性只适用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适用于人的发展，马克思从未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发展只是一种潜力这一事实。这样，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就产生了一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他预言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在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将会消失……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注意到必然王国将永远存在，人的能力的发展将只能在这种劳动领域之外开始。而且更为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矛盾的两个相互排斥的方面几乎是同时做出的”^②。洛温塔尔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对立，人受客观规律盲目支配的状况的必然王国将永远存在，而人掌握了规律并运用规律来指导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王国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及。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波普尔，他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分别引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资本论》序言中的两段话，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引自《命运的评说——马克思在当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62页。

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②指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存在着客观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这三种“唯物史观”来看，如何处理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思想动机与物质生产、主体的能动选择性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是造成人们对唯物史观不同理解的分歧点。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时下理论界讨论异常热烈的历史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规律）与主体选择的价值应然性（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一切历史哲学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

国内学者在反思对唯物史观旧的解释过程中，也逐渐确认了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主体性问题、实践唯物主义问题、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等讨论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拥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新的探索过程中，尽管学者们对如何构建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提出了不同的设想，如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人本主义、历史决定论、辩证决定论等，但都不同程度地克服了过去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首先是在理论上提出了从历史观高度研究价值论的主张。有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

者指出：“过去，由于受唯科学主义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单纯从认识论的观点去解释唯物史观，而忽视甚至无视其中的价值因素，这就造成了公式化、僵化理解，把一个充满批判精神的能动的历史观曲解成了没有生气的、类似于机械论和宿命论或预成论的、甚至敌视人的历史观。从这种扭曲了的历史观出发，常常陷于理论上的困境，对许多现实重大问题都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说明，更不要说解决了。”^①由此也就得出了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论断。

何谓“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呢？有学者认为，在哲学上，价值论和历史观是分属不同划分层次和系列的理论分支：历史观与自然观、思维观同列，它们是依各自的特定对象领域而形成的横向理论分工；价值论则与存在论、认识论同列，它们是面对同一个对象世界而形成的纵向理论结构。任何历史观和自然观、思维观之中都有自己的真理观和价值观，但真理观和价值观本身却是整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的实质，在于实现历史观中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进而实现整个世界观方法论中真理观与价值观的高度统一。^②这里提出了“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和“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两个既相联系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是值得深思的。

有学者探讨了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基础。认为只有从实践观点出发，才能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中真理与价值的统

李德顺、龙斌：《社会历史与人的价值活动——兼论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12期。

陈筠泉：《唯物史观中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10期。

一，从而为科学认识社会提供方法论基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对外在客体的需要，必须经过实践活动得到满足，人的目的，即他所自觉追求的价值目标，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得到实现，而实践又要有科学认识的指导和价值导向。社会认识的真理性的真理性取决于它反映社会现实的准确程度及其深入社会生活本质的深度，而社会实践经验已从多方面证明，正确反映社会现实，发现历史规律与人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作为社会认识最一般方法的唯物史观，特别强调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唯物史观不仅是科学的真理观，而且是科学的价值观，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逐渐从理论领域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来探讨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这方面目前的论著还不多，张一兵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他从客观向度和主体向度的统一角度来解读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发展进程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张一兵的“主体向度”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概念，可以说就是“人”的概念，即包括人的能动性、人的价值追求、人道精神和人道理想等，也就是说，对主体向度没有做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区分。讲主体的能动作用主要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讲的，人的价值选择则是在价值论的意义上讲的，我们说“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或者说把价值观研究提到历史观的高度，主要是讲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主体的价值选择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总的来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在研究唯物史观过程中，提出的真理观与价值观、历史观与价值观、

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相统一的观点，是唯物史观领域取得的崭新思想成果。这种观点修正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机械化的理解，重视了社会历史主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和价值选择功能，强调了主体性原则和实践活动的意义。可以说，二十多年来，唯物史观研究中取得的所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都或者直接导源于对这种观点的确认，或者与这种观点密切相关。但是，我认为：一方面，这一观点还有待于深化，目前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抽象的对规律和价值的简单的双重承认上，还没有深入地探讨规律和价值之间具体的历史的互动关系，它们的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有人通过弱化规律的作用来解决问题，有人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来说明，有人用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不同来解释，这些说明和解释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仍显得不够深刻，也过于笼统，并不能用于解释历史事件，或只能抽象地解释历史。另一方面，人们还缺乏对马克思原著的认真研读，没有完全弄清楚，究竟在马克思本人那里，这个问题是怎样提出的，又是如何解决的？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规律和价值的关系是如何处理的？而没有这一步的研究，我们就很难下断语说，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观点，或者说这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另外，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倾向，那就是作为对旧的观点的“矫枉过正”，过分夸大主体的价值选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用价值吞噬规律，用主观消溶客观，说到底就是一种把唯物主义历史观人本主义化的倾向，使唯物史观不成其为“唯物的”而成为“唯人的”历史观。

近年来，我就与此问题有关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诸如历史决定论问题、人的本质问题、规律与价值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问题等进行思索和研究，我认真研读马克思的原著，力求系统、准确、完整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我的初步结论是：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人道主义的，但他的著作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人道主义的价值理想，从他中学毕业时的作文直到晚年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构思；马克思在反对唯心史观的过程中极其强调物质的、客观的因素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但他从来没有忽视价值的、主观的因素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的独特作用，从来没有用现有、实有来淹没、吞噬应有，而是唯物主义地将规律与价值、现有与应有辩证地统一起来；贯穿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是“实践”，唯物史观的各主要范畴尤其是客观性范畴并不是硬邦邦的物质客体，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要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这些范畴不敌视人，而是向人发出全身心的微笑。人类历史是由多种因素合成作用的结果，就如同琴师只有综合使用每一根琴弦，才能弹奏出悦耳的旋律一般，如果离开主体价值向度，人类就既不会有历史，也不能全面地把握和理解历史。

当我以这样的观点思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反思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时，我觉得眼前一片澄明，我自以为，或许这才是真正把握住了马克思思想的真谛。但我不认为自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惟一合理的解释，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以终极真理自诩的学说，最终都会遭到历史的嘲弄。唯物史观是

一门科学。因此，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方法，根据唯物史观的本性来研究它。我决意用恩格斯的教诲作为我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座右铭：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第一章 时代课题和西方传统 历史哲学的困境

一 尖锐的时代课题

黑格尔说：哲学是思想所集中表现的时代。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他在谈到哲学的特征时有一句名言：真正的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①历史上任何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220页。

都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为前提而产生的。任何哲学都和哲学家所处的时代相联系，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崭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这一伟大革命的实现当然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素养和个人品格有关，但它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升华。按列宁的说法，就是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而不是游离于其外。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弗·梅林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的必然性时曾指出，像唯物史观这样空前的思想，“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①。更为主要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顺应时代的潮流，科学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课题，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哲学理论的缺陷。

从 164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到 19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在西欧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并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18 世纪中期，以工具机的发明和使用为起点的工业革命，尤其是 80 年代蒸汽机的应用和机器制造业的出现，使得物质生产迅速实现机器化和社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工业生产的面貌，并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生产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